

世界观 的历史

思想与人生

**Worldview: History
of a Concept**

● 大卫·K·诺格尔 (David K. Naugle)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世界观 的历史

Worldview: History
of a Concept

ISBN 7-301-11133-9



9 787301 111338

ISBN 7-301-11133-9/C · 0427

定价: 29.00 元

思想与人生

世界观的历史

[美] 大卫·K·诺格尔 (David K. Naugle) 著
胡自信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5-168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观的历史/(美)诺格尔著;胡自信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

(思想与人生)

ISBN 7-301-11133-9

I. 世… II. ①诺…②胡… III. 世界观—思想史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1887 号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U. S. A. under the title *Worldview: History of a Concept*

Copyright © 2002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Copyright licence arranged with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世界观的历史

著作责任者: [美]大卫·K·诺格尔 著 胡自信 译

责任编辑: 游冠辉 刘 屹

标准书号: ISBN 7-301-11133-9/C·042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印 刷 者: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4.5 印张 410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我还要重复一遍：一个人的思想就是他对自己的总的看法。谁在乎卡莱尔、叔本华或斯宾塞会有哪样的思想呢？哲学是一个人最深层的性格特征的表白，宇宙的所有定义不过是人的本性对它进行深思熟虑的产物。 xi

——威廉·詹姆斯《多元的宇宙》

世界观对于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好比群体对于一种文化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谁要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谁就应该合情合理地设想由此而来的必然后果。不承认普遍性，也就不会承认超越经验的任何事物。不承认超越经验的任何事物，也就不会承认真理的存在，尽管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地回避这个事实。

——理查德·维沃《思想的结果》

有些人认为，对于人来说，最实用、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宇宙观；我赞成他们的观点。我们认为，房东太太在会见可能的寄宿者时，了解其收入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却是了解其哲学。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即将上战场的将军来说，了解敌军的数量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却是了解其哲学。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的宇宙理论能否影响事物的发展，而在于长远看来，其他事物能否影响到我们的宇宙理论。

——G. K. 切斯特顿《异教徒》

这就是说……人类对宇宙进程的任何理解都不能取代作为信仰对象的上帝。人是各种理解的创造者。他应该这样做，这是必然的，否则他不会做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决断。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克服人类的这种倾向。作为人，他就要那样做，这是他的生命所在。每一个人至少对他自己的生活，以及他最亲近的人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这是他自己或别人的生活所描绘的一幅画卷，根据他的认识、理解和判断，迄今为止，生活就是如此，而且将会如此，抑或应该如 xii

此,或不应该如此。他对芸芸众生诸多特点的具体认识,对其善恶、对错、祸福等不同规定性的理解,自然会对他的人生观产生很大影响。这些画卷也许会有一个更大的参照系。这些参照系所反映的,可能是一个社会——例如基督教会——的生命历程,也可能是教会的某一宗派,或一个民族、几个民族,甚至自古以来全人类的生命历程。某些标准,道德的或非道德的,或技术的、文化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将成为评判者的指导原则,这个原则会使他做出进步或衰退、产生改革或变形的结论,也会使他评价过去,对未来充满期待、向往和忧虑。描绘了这些画卷的那个人,总是立足于同样的假设,而这些画卷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可能包括人类所认识的全部事物,这也许是一个进化过程,更严谨地说,这也许是对宇宙万物的运动及其规律与可能性所做的一种分析和描述,这种分析和描述也许包括了,也许肆无忌惮或沾沾自喜地排除了那个仁慈的上帝,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以图画描绘者的思想为转移的上帝,完全有可能说,在所有这些画卷当中,某某地方归他所有。人类就事物的运动过程所提出的这些或大或小的概念,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诸如此类的任何概念都不能取代作为信仰对象的上帝。

——卡尔·巴特《教会教义学》III/3(§ 11.48.2)

序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才第一次听到“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样一些词汇。在军队服役将近五年了，作为一个努力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理解人生并身体力行之的年轻人，我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我记得，有那么一两个老师，总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事物的先决条件，然后用“基督教世界观”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一条件。真可谓久旱逢甘霖，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才挺过来的那些可怕冲突，以及兵营里的激烈争论，向我们揭示了一些互不相容的人生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无论是在国际关系、文化冲突或生物伦理学领域，还是在其他所有学科，甚至在我们所思所为的任何事情上，世界观的冲突依然如故。因为包罗万象正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本质特征。

乔治·马斯登 (George Marsden) 所著《美国大学的灵魂》(*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以及后来出版的《荒诞不经的基督教学术观》(*The Outrageous Idea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世界观的问题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马斯登认为，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大学里，人们应该接受基督教的观点。在论证基督教学术的合法性的同时，他对启蒙运动所宣扬的中立于不同世界观的理性能力，提出有力的质疑。基督徒学者们的一贯主张是，建立在圣经之上的基督教不仅不会妨碍，反而会促进真正的学术研究，它能启迪心灵，揭示新的研究方法，把不同的事物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所有的真理归根结底都与上帝的道及其作为有关。但是，迷恋现代精神的世俗学者们却认为，给宗教性的学术研究一席之地，纯

属荒诞不经；“独尊理性”的原则与此水火不容。

xiv 在拒绝现代精神所谓理性中立的主张时，基督徒们绝非孤军奋战。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他们是现代精神的对立面，他们要求在多元主义的思想中拥有一席之地，无论这种思想的基础是性别、种族或其他任何东西。然而，基督徒的反驳属于前现代主义，而非后现代主义；它的基本立场是奥古斯丁主义。奥古斯丁主张信仰寻求理解，上帝的智慧既是真理的真实所在地，又是所有可能的人类知识的最终源泉。但是，正如大卫·K·诺格尔所言，世界观的语言来自19世纪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观念论及其20世纪初的继承者生命哲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坚持不同神学传统的基督徒那里，世界观的语言已经获得普遍的认可，但是，它也引发了学者们对其合理性的讨论。就此而言，对世界观概念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这部著作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有些论述基督教世界观的著作，只是简要地介绍了这个概念的起源，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一部英语著作全面地探讨过这个问题。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使得我们对基督教信仰与世界观概念之异同的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战略意义。对于护教学来说，对于有志于探讨生命意义的神学家来说，对于那些必须清楚地讲述世界观在学术研究和普通百姓那里所起的作用、努力培育学生们对世界观的思考能力的基督徒教育工作者来说，这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西方文化已经彻底地世俗化了；基督教基本上被看作（或应该被看作）无关乎文化、科学或学术，被削弱为个人的内心感受。

大卫·诺格尔以冷静的学术态度来探讨这些问题。讨论语言学和历史的那些篇章概述了两百年的哲学发展。作者详细地解答了出现在神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有关问题。他的回答正中要害。这是一部有保存价值的著作。

阿瑟·F·福尔摩斯(Arthur F. Holmes)

前 言

对于教会来说,或者对于文化或全世界来说,从神学和哲学的角度考察和反思世界观概念的历史的时机,也许已经成熟。首先,在过去的几十年,福音派教会的一些圈子对世界观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① 有些作者,如卡尔·亨利(Carl Henry),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詹姆斯·塞尔(James Sire),阿瑟·福尔摩斯(Arthur Holmes),布瑞安·沃尔什(Brian Walsh),理查德·米德尔顿(Richard Middleton),阿尔伯特·沃特斯(Albert Wolters),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南希·皮尔西(Nancy Pearcey),已经引导许多信徒步入思考世界观概念及其重要意义的殿堂。在天主教和东正教范围内,这种兴趣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现。不同派别的基督徒们开始认识到,人们公开的信念和行为,以及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往往扎根于并表现了某些更深层次的隐秘的生命原则和人生观,无论他们是否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不仅如此,世界观在教会范围内还具有释义的作用,它能帮助信徒理解圣经启示的无限维度和包罗

① 然而,如果调查具有真实性,那么人们对世界观问题的浓厚兴趣,仅仅影响到少数福音派基督徒。《试金石:纯粹的基督教》(*Touchstone: A Journal of Mere Christianity*)第12期(1999年11/12月)刊登了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的一篇报道,作者引述了乔治·巴纳(George Barna)的民意调查,根据这项调查,只有12%的福音派基督徒知道什么是世界观,只有12%的人能够清楚地定义世界观,只有4%的人认为他们有必要了解这个概念。本书也许能够满足这两种需要:介绍世界观概念的来龙去脉,激发人们去思考这个问题。

万象的意义。这种广义的解释能使他们避开还原主义信仰论的窠臼,还原主义信仰论阻碍了圣经解释的开花结果。这种解释还能广泛地运用于教会的事工、基督徒的生活、护教学、布道、宣教、教育、学术研究,以及其他许多社会文化事业。“从世界观的角度思考”,培育“基督教思想”,用圣经的观点理解人生的各个方面,这些目标似乎已被提上议事日程。由此看来,世界观的概念已经在福音派内部(甚至在这个范围之外)引发了某种革命。因此,研究这个概念的背景和本质显然是必要的。

其次,当代文化的最大特征是,许多可供选择的世界观同时并存。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多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多元时代。这些复杂多样的宇宙观,与古代和基督教时代的西方所表现出的总的思想统一性,形成了某种对照。传统思想承认形而上学真理与道德真理的存在,承认正确地理解世界、正确地生活的必要性。但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整个人类在本体论或认识论上拒绝接受任何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权威,他们把自己确立为世界公认的立法者(帕西·B·雪莱的一句诗,反过来说就是如此)。现在,他们要求获得一种实际上只有上帝才拥有的特权,他们要随心所欲地用概念来解释实在,进而创造生命的本质。世界观概念应运而生,以解释这种蓬勃发展的具有鲜明的宗教多样性和哲学多样性特征的文化现象,这不足为奇。甚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表现出多元文化的思想特征,在《计划生育与凯西案件》(*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1992 年)这份判词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界定自己的生存概念、意义概念、宇宙概念,以及他对人生之谜的理解。”^①这种局面近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用完全不同的语言来谈论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这种环境导致人们变得像“风中的芦苇”(路加福音 7:24)。它虽然肯定了宽容的价值,但是人们往往不能始终如一地发扬这种美德。简言之,在后现代主义者的讲坛上,人们的认识和道德都缺乏和谐,濒于混乱。因此,要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漩涡,我们就必须清楚地把握一个核心概念的发展历史,因为它能很好

① 《计划生育与凯西案件》(*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505, U. S. 833 (1992).

地解释这个文化漩涡,这个核心概念就是世界观。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地把握世界观所强调的各种方法,人们试图通过这些方法来描述实在。

再次,2001年9月11日,纽约市和首都华盛顿遭到恐怖袭击,从此,许多有思想的观察家开始支持“文明冲突”论,他们认为,这是理解当前国际局势的正确途径。这种论点最有名的却不是唯一的支持者,是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这个具有真正预见性的(同时也是有争议的)论点,出现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1993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他后来出版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①也阐述了论点。亨廷顿的基本论点是,冷战过后,在强调地缘政治学的世界上,人类最重要的不同和冲突之源不再是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而是文化。他这样写道:“不同的人群和民族都要回答他们可能遇到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以传统的人类已经用过的方式来回答这一问题:根据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物作答。”^②对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祖先、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制度,特别是宗教。当前这场文化战争的核心——无论这场战争是区域性的、民族性的,还是国家间的——是世界观的冲突。有时,冲突不仅仅是口头的。互不相让的人生观看来会一步一步地演变为流血冲突。这一紧迫形势足以说明,深入研究世界观概念是完全必要的。

xvii

正如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所言,“思想意识的这些冲突”处于当前政治形势的核心位置,自古以来,它们一直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围绕基本原则而展开的斗争,成为人类生存状态的明显特征。理查德·维沃早已指出,思想确实能够产生某些结果。思想意识的冲突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位置;反思这种冲突,我们就会发现,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实在,有待于我们去思考。从基督教有神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 (文明的冲突?) *Foreign Affairs* 72(1993): 22—49; *The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New York: Simon & Shuster, A Touchstone Book, 1996.

②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 21.

论的角度看,上帝的国度与撒旦的国度——在撒旦的国度中,事物的真理面临危险——之间进行着一场隐秘的属灵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世界观的冲突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两个国度之间爆发了不可比拟的大冲突,以争夺所有历史时期所有人的理智与情感,甚至生活与命运。再没有比人类对上帝、人类自身、宇宙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理解更重要的事情了;既然如此,那么世界观的冲突作为善恶之争的关键所在,毫不为怪。因此,深入考察这样一个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的概念,显然具有特殊意义。

研究世界观不仅具有现实意义。由于人们一直没有充分重视这个概念,因此我们应该给予其特别的关注。相当数量的论述世界观问题的XVIII好书,无论宗教的或哲学的,确已问世。世界观概念也已出现在很多学科的研究中。德语世界的学者们已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研究了世界观概念的发展历程。然而,在英语世界,还没有任何著作曾汇集不同学科——神学、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对世界观问题的主要论述,并全面而系统地反思这些论述。就此而言,英国和美国的学术研究尚有较大差距。本书旨在改变这种局面,对世界观概念进行广泛的跨学科的研究。我希望,本书能够补足人类思想史上显然缺少的一个篇章。

现在我该交代一下本书的基本论点。不同的世界观使思想文化领域显得色彩斑斓,但本书不是一部专门讨论各种世界观的著作。我可能顺便提及一些主要的世界观,如有神论、自然神论、自然主义、泛神论、多神论等,但是我不专门讨论这些问题。换言之,这不是一部论述宗教多元论或哲学多元论的专著。毋宁说本书旨在历史地考察一个理性概念。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在 worldview 概念的演变过程中,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不同思想家,是如何看待这个概念的。因此,世界观概念本身是本书将要展示的主要内容。希望了解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不同信仰体系的读者,一定会感到失望,本书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①

以上是本书的主要目的。全书的总体结构如何? 主要论点是什

① 参见本书附录部分所列有关基督教世界观及其他世界观的书目。

么?第一章考察了福音派新教思想中的“世界观之谜”。我认为,基督教世界观思想的起源可以回溯到苏格兰长老会神学家詹姆斯·奥尔(James Orr)以及荷兰改革宗学者亚伯拉罕·凯伯尔(Abraham Kuyper)。我强调了这两位思想先驱对世界观概念所作的贡献,充实了他们的思想。然后我指出,在戈登·H·克拉克(Gordon Clark)、卡尔·F·H·亨利(Carl F. H. Henry)、赫尔曼·杜耶沃德(Herman Dooyeweerd)以及弗朗西斯·A·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的著作中,作为一种能够全面地理解信仰的方法,世界观概念的普遍性进一步扩大。第2章讨论了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思想中的“世界观之谜”,还简要考察了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约翰·保罗二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天主教与东正教对实在的阐释具有明显的圣礼特征,成为通常的福音派思想的有益补充。

由于世界观概念明显地影响了基督教的三大传统思想,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概念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所以第3章旨在考察世界观的语言学历史。我们所关注的是“世界观”(Weltanschauung)这个术语在伊曼努尔·康德《判断力批判》(1790年)中的起源,及其在德国、欧洲以及英语世界的迅速传播。通过研究西方主要思想家的世界观,第4、第5、第6章探讨了世界观概念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哲学历史。这些主要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克尔凯郭尔、狄尔泰、尼采、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戴维森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福柯)。第7、第8章考察了世界观概念的学术史,研究了这个概念在自然科学(迈克尔·波兰尼、托马斯·库恩)和社会科学(心理学:弗洛伊德、荣格;社会学:卡尔·曼海姆、彼得·贝格尔、托马斯·卢克曼、马克思和恩格斯;人类学:迈克尔·吉尔尼、罗伯特·莱德菲尔德)中所起的作用。

xix

以上综述表明,世界观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然而,由于这一术语在其理论演变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某些基督徒批评家曾提出这样的质疑:世界观概念是否表达福音派所理解的圣经信仰的适当方式。第9章的标题是“‘世界观’概念的神学反思”,我要提出一种基督教世界观。我特别指出,世界观理论本身具有社会学的相对性。我根据圣经来理解这个概念,这种理解方式把

世界观与通常意义上的客观性、主观性以及原罪、属灵的争战、恩典、拯救等教义联系起来。按照这一思路,第10章对世界观概念作了哲学反思。我认为,我们应把世界观理解为一种符号学所谓的现象,重要的是,我们应把世界观理解为一个叙事符号的系统,这个系统建立起一个有力的结构,人们的思想(理性)、解释(解释学)和认知活动(认识论)都是在这个结构中进行的。第11章的标题是“最后的反思”,本章批评了教会所使用的世界观概念,指出其在哲学、神学以及灵性方面的利弊得失。最后是两个附录,它们概括了其他福音派学者对世界观概念的思想,提供了一个与此相关的基督教研究书目。

总之(尤其是在第9章),我认为,世界观是人类心灵不可或缺的一种功能,是有上帝形象的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实质。读者会直接或间接地在本书的各个章节发现这一主题,以C. S. 刘易斯《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的某些情节为背景的引言和结语,也体现了这一思想。

XX 回顾我的基督徒生活,我一直对世界观问题感兴趣,特别是基督教世界观或圣经世界观。过去这些年,三个与众不同的基督教群体培育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想兴趣。1970年8月,我在观看葛培理(Billy Graham)布道会的电视节目时,成为基督徒,那时我才17岁。过了一两个星期,我开始上高中,马上参加了那里的“少年俱乐部”。后来一年的灵命成长终于使我与得克萨斯州沃斯堡市的少年领袖营联系在一起,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在这个异乎寻常的基督徒团体中——深层次的圣经研究,系统神学,C. S. 刘易斯和弗朗西斯·薛华的著作,已经成为日常话题——我第一次听到基督教世界观这个概念,大家鼓励我要深刻地思考它,忠实地实践它。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到了80年代,我已获得神学硕士学位,我的主修专业是旧约希伯来语,辅修专业是新约希腊语。毕业一年后,我供职于当地的一个圣经教会,参与主持得克萨斯大学阿林顿分校的校园福音事工,与此同时,我还担任该校的副教授,讲授宗教方面的课程。这时,我开始攻读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方面的博士学位课程。就在博士课程的学习接近尾声时,我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范式转变,从时代论前千禧年派

转向圣经神学或改革宗神学。仿佛一个科学家经历了一场科学革命,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世界,来安排生活。受我新发现的这一思想传统的影响,我对基督教世界观的理解巩固了,深化了。特别令我欣喜的是,我发现,“创世、堕落、拯救”的模式是圣经的大纲,是上帝干预历史的基础。从那时起,我就被圣经的这种世界观紧紧地吸引住了。因此,当校园福音事工的领导任务由我独自承担时,它的使命在我思想中未曾有过片刻的模糊:帮助大学生们树立基督教世界观!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社区,其总部设在离大学校园不远的一座宽敞而古老的二层楼房内,我们称之为“基石”。在这里,我们努力地探索让基督主宰我们全部生命的真正含义。又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到了90年代,我已经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我在神学上的范式转变却使我丢掉了我已供职八年半之久的教会职位。赋闲一段时间后,我受聘于达拉斯浸会大学。在这里,我有幸组建了哲学系,同时我还主持大学教友会(Pew College Society)的工作。感谢上帝的恩典,在这个汇聚了全校最优秀、最聪慧的一些学子的团体中,我一如既往地鼓励他们,要逐步树立基督教世界观。我们力图通过常规的课堂教学来实现这一目标。此外,我们还尝试过不同的课外教学法,例如学习退修会,名人讲座,学生研讨会,电影观摩等。看到很多学生清楚地理解了“创世、堕落、拯救”的模式,他们的生命之根和生命之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真是令人欣慰;我必须说,荣耀归于上帝。现在的生活真是令人兴奋!

xxi

我还想回顾另外一些往事。赋闲在家期间,必须找些事情做,必须找到新的机会来侍奉上帝,于是我又回到得克萨斯大学阿林顿分校,开始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我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九年之后才完成学业。学习的最终成果就是本书的初稿,一篇讨论世界观概念的历史与理论的博士论文。现在,我怀着愉快的心情,感谢所有那些曾帮助我完成了这两件大事的人们。首先,我要感谢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他们无私而卓有成效地指引我走过了那段艰难却又收获颇丰的道路,他们是:詹·史威林根(Jan Swearingen,现供职于得克萨斯A&M大学),蒂姆·麦赫尼(Tim Mahoney),查尔斯·纳斯

鲍姆(Charles Nussbaum), 汤姆·波特(Tom Porter), 哈里·里德尔(Harry Reeder)。

我要特别感谢救世主学院(Redeemer University College)的阿尔伯特·沃特斯, 他的文章“论世界观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①给了我最初的灵感。沃特斯教授的文章只有很短的一部分(不到一页的篇幅)论及世界观概念的历史, 还提及他的一些与此论题相关的尚未发表的文章。他欣然将这篇文章寄给我, 事实证明, 此文对我具有极大的帮助。在 AAR/SBL 年会上, 他总要礼貌地询问本书的进展, 为此, 我要特别对他表示谢意。

我很感谢吉姆·塞尔、阿瑟·福尔摩斯以及史蒂夫·加勃(Steve Garber), 他们审读了本书初稿的大部分章节, 并且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我要特别感谢阿瑟·福尔摩斯, 他不仅为本书撰写序言, 而且多年来, 他一直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我还要感谢蒂姆·麦赫尼, 他曾为论述天主教世界观与东正教世界观的那一章提出不少建议。我还要感谢黛博拉·麦克克里斯特(Deborah McCollister), 她是我在达拉斯浸会大学英语系的同事, 她仔细审读了初稿的大部分内容, 避免了书稿在形式上和语法上的一些错误。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保罗·R·巴克利(Paul R. Buckley), 他是《达拉斯晨报》宗教部的助理编辑, 他曾对本书的导言部分提出批评。我
xxii 要感谢我的研究助理乔伊·麦克卡拉(Joy McCalla)同学, 他帮助我搜集整理了大量的资料, 尤其是在本书的开始阶段。我还要感谢达拉斯浸会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 他们为我安排了 2000 年秋季的学术休假; 如果没有这次休假, 本书的写作一定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我很感谢威廉·B·厄尔德曼出版公司的编辑们, 特别是乔恩·波特和詹妮弗·霍夫曼, 他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帮助我完成了本书的编辑, 直至该书顺利出版。

① Albert M. Wolters, "On the Idea of Worldview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in *Stained Glass: Worldview and Social Science*, ed. Paul A. Marshall, Sander Griffioen, and Richard J. Mouw, *Christian Studies Toda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 pp. 14–25.

我还要感谢几位朋友和同事,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们的勉励和祈祷一直鼓舞着我,激励着我,他们是:布伦特·克里斯托弗,格莱格·凯尔姆,盖尔·里纳姆,凯里·莫尔,帕姆·莫尔,罗布·莫尔,约翰·普罗兹,麦克·罗泽托,托德·斯蒂尔,弗莱德·怀特,麦克·威廉姆斯。达拉斯浸会大学哲学系以及大学教友会过去和现在的一些优秀学生,是一个在灵性和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校园社团,他们常常询问本书的进展,表现出了和我一样迫切的心情,我要对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我要非常真诚地感谢我这个幸福的家庭,感谢我的妻子蒂米以及我们亲爱的女儿柯尼,感谢她们在我写作本书时所表现出的关爱与支持,宽容与奉献。我还要对我的父母戴夫·诺格尔和贝弗莉·诺格尔以及我的兄弟马克·诺格尔表示衷心的感谢。多年来,他们一直给予我无条件的关爱,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们一直给予我鼓励与支持。我把这本书献给所有这些人。

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回应了我的很多祈求。希望这本书的各个方面都能够令他满意,都能够颂扬他的圣名,使他的教会和子民受益。“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提摩太前书 1:17)

大卫·K·诺格尔

2002年3月30日,星期六

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